

试论“古十玄”到“新十玄”的演变

——以排序与名称为主的考察

刘 磊

提 要：华严宗二祖智俨受到《华严经·贤首品》和《华严法界观门》的启发而提出“十玄门”，建立“古十玄”体系；三祖法藏则在二祖“十玄”思想的影响下，经过三次思想的演变，才将“古十玄”改造为“新十玄”。“古十玄”并非限于智俨，法藏的早期“十玄”学说也是“古十玄”，而“新十玄”应是《华严经探玄记》的“十玄”思想。

刘磊，哲学硕士，开封大学机电工程学院讲师。

主题词：华严宗 古十玄 新十玄

“十玄门”思想是华严宗特有的一种学说，它由华严宗二祖智俨创立、三祖法藏定型。“十玄门”的思想根源来自古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经典《华严经》。相传华严宗初祖法顺曾以《华严经》宣讲佛教教义，提出华严宗“判教”、“法界圆融”等基本思想，并著有《华严五教止观》、《华严法界观门》等文。虽然《华严经》与《华严法界观门》中都没有明确提出“十玄门”这一范畴，但“法界圆融”已经隐含着“十玄门”思想的萌芽。二祖智俨，在《华严一乘十玄门》中首次提出“十玄门”；后来三祖法藏分别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华严金狮子章》中发展智俨的“古十玄”学说，又在《华严经探玄记》中提出与其师智俨不同的“新十玄”思想，并完成了华严宗“十玄门”思想的早期演变。

一、研究现状

既有“古十玄”和“新十玄”之称，就说明学者们已经看到智俨的“十玄门”与法藏的“十玄门”存在差异。至于二者的不同之处，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是在排列顺序和名称上。但是对于“古十玄”与“新十玄”的分界点，学者们存在着三种观点：1. 智俨——法藏说；2. 智俨、法藏（早、中期）——法藏（晚期）说；3. 智俨、法藏——澄观说。

第一种，智俨——法藏说。以智俨“十玄”为“古十玄”，以法藏“十玄”为“新十玄”。方立天认为“十玄门”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本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为了区别二人立说的某些不同，称智俨所立为‘古十玄’，法藏所立为‘新十玄’”^①；《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第二卷的作者则认为“‘新十玄’载于《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②。《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乃法藏的早期作品，承认“新十玄”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也就承认在法藏早期就已经形成“新十玄”。此类观点在学界最为普遍，而本文则着重对此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可以说，本文立论正是建立在对此观点反驳的基础上。

第二种，智俨、法藏（早、中期）——法藏（晚期）说。以法藏《华严经探玄记》所述“十玄”为“新十玄”，之前智俨以及法藏的“十玄”思想皆为“古十玄”。陈士强认为：“十玄门最初是由智俨提出的，后由法藏发展完备。它有‘古十玄’和‘新十玄’之分。‘古十玄’以智俨在《华严一乘十玄门》中所说的十玄门为代表，同时也包括法藏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和《华严经金狮子章》中两次变更十玄门的排列次序，但各门的名称及内容一如智俨所说的十玄门。‘新十玄’指的是法藏在《华严探玄记》中根据《华严经金狮子章》的十玄门的次序，将原来的

第二门‘诸藏纯杂具德门’改为‘广狭自在无碍门’；将第五门‘秘密隐显俱成门’改为‘隐密显了俱成门’；将第十门‘唯心回转善成门’改为‘主伴圆明具德门’，而确定的新的十玄门。”^③

第三种，智俨、法藏——澄观说。不以法藏“十玄”思想为“新十玄”，而以澄观为“新十玄”的定型者。洪修平认为“虽然法藏的‘十玄’被称为‘新十玄’，但从总体上看，他并没有突破智俨的范围，只是有某些名目与次第的调整以及某些概念的修订。在《五教章》、《金狮子章》及《探玄记》中，法藏曾分别提出了三种‘十玄’，这说明直至法藏，‘十玄’之说仍未完全定型。……法藏的‘十玄’说直到澄观那里才完全定型。”^④

二、“十玄门”的萌芽

“十玄门”的核心内容，来源于《华严经·贤首品》与《华严法界观门》两部经论。《贤首品》对于后来“十玄门”思想的形成，其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十玄门”中的核心意义——法界圆融，以及一些构成“十玄门”的词汇。《贤首品》说：“一尘中现无量刹，而彼微尘亦不增。”^⑤此偈描述了在一粒微尘中就可以展现（佛教意义上的）无量世界，而对于这个微尘来说，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没有增减。《贤首品》的作者用一粒微尘为喻，明了地讲出了佛教在一多关系上的圆融观。“十玄门”的作者则受此观点启发，创造了“诸藏纯杂具德门”、“一多相容不同门”以及“诸法相即自在门”等；又如《贤首品》中说“或有国土如天网，世界成败无不现”，很明显是与“十玄门”中的“因陀罗网境界门”相关。可见，“十玄门”的形成离不开《贤首品》的影响，虽然只是一些散碎的影响。

在《华严法界观门》里，提出了“十门”的概念，这“十门”分别为“理如事门”、“事如理门”、“事含理事门”、“通局无碍门”、“广狭无碍门”、“偏容无碍门”、“摄入无碍门”、“交涉无碍门”、“相在无碍门”、“溥融无碍门”。表面上，《华严法界观门》中的“十门”与后来的“古十玄”和“新十玄”有较大的区别，但实际上“十门”与“十玄门”在意义上是相通的，这种相通

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如前所述，“十玄门”是华严宗法界圆融观中的一种，所以“十玄门”当中贯穿了“法界圆融”的思想。《华严法界观门》的“十门”里，从第四门到第十门，都在论证“无碍”。这些法门既然是“无碍”的，那么也就必是“圆融”的。

第二，“十玄门”属于华严宗四法界观中的事事无碍法界，而“十门”的第一门至第三门，正是在讨论“事”、“理”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很明显在此意义上，“十玄门”与“十门”是贯通的。

第三，《华严法界观门》中所说的“十门”，与智俨和法藏的“十玄门”有名词和意义上的重合：《华严一乘十玄门》中的第二门“因陀罗网境界门”与“十门”中的“摄入无碍门”重合；第八门“诸法相即自在门”与“相在无碍门”相关；又《华严经探玄记》中的“广狭自在无碍门”更是与“十门”中的“广狭无碍门”无论在名词的使用还是在意义的解释上，都存在着高度地重合。

第四，在目的论上，“十门”与“十玄门”都同时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也就是如前所说，“十门”与“十玄门”的创造者，都是在为世人开列学佛的途径，又是在为佛教徒指出修行的方法，既在哲学与逻辑学上构建了一个精致的模型，同时又以佛法的多重“相”为不同“根器”的学佛者开列了不同的学佛之路，让学佛者通过对不同法门的理解来进行佛教的修行，这才是创造“十门”与“十玄门”的真正目的。

从上述四点不难看出，智俨的“十玄门”思想直接脱胎于《华严法界观门》中的“十门”思想，而“十门”与《贤首品》共同成为华严宗“十玄门”思想的来源。强调“人人皆有佛性”、“一阐提皆能成佛”的大乘佛教在唐代强盛的国力保证和浓厚的多元文化背景下不但能在中国存在下来，而且也实现了佛教自身的发展与更新；同时加之魏晋玄学给佛教高超的哲学思辨提供了一个为中国人解构佛教理论的平台，因此使得中国佛教在后来发展的过程中，在形上学方面尤为突出，并间接地导致了“十玄门”思想的产生。

三、“古十玄”向“新十玄”发展的轨迹

当前学者多将华严宗二祖智俨在其文《华严一乘十玄门》中所提出的“十玄门”称为“古十玄”，将华严宗三祖法藏在其文《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华严金狮子章》、《华严经探玄记》中所提出的“十玄门”称为“新十玄”。并且在“十玄门”研究的学术成果当中，往往以“古十玄”或“新十玄”中的一种，来解读整个“十玄门”思想。其实这样做是很不合适的。首先，虽

然二者同谓为“十玄”，但是毕竟存在着“古”、“新”之分，以“古”代“新”或者以“新”代“古”，都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十玄门”的全貌；其次法藏的“十玄门”并非一成不变，其早期、中期作品中的“十玄门”并不能等同于后期作品中的“十玄门”。有鉴于此，笔者整理了一份图表，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由“古十玄”到“新十玄”发展的脉络，如图：

	智 俨		法 藏			
	《华严一乘十玄门》		《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	《华严金狮子章》	《华严经探玄记》	
第一门	同时具足相应门	→	同时具足相应门	→	同时具足相应门	
第二门	因陀罗网境界门	→	一多相容不同门	→	广获自在无碍门	
第三门	秘密隐显俱成门	→	诸法相即自在门	→	一多相容不同门	
第四门	微细相容安立门	→	因陀罗网境界门	→	诸法相即自在门	
第五门	十世隔法异成门	→	微细相容安立门	→	秘密隐显俱成门	
第六门	诸藏纯杂具德门	→	秘密隐显具成门	→	微细相容安立门	
第七门	一多相容不同门	→	诸藏纯杂具德门	→	因陀罗网境界门	
第八门	诸法相即自在门	→	十世隔法异成门	→	托事显法生解门	
第九门	唯心回转善成门	→	唯心回转善成门	→	十世隔法异成门	
第十门	托事显法生解门	→	托事显法生解门	→	主伴圆明具德门	

图中归纳了从智俨到法藏对于“十玄门”思想发展的一个基本脉络，采用的文献都是二人在“十玄门”方面的经典著作，箭头指向了同一概念在不同文献中排序的趋势，而下划波浪线的文字则是说明此条与前一条在文字上有变动。

吕澂曾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的附录中谈及了华严“十玄门”的名称与顺序变化，他说：“智俨原用理事（也就是体用或性相）并举贯通来成立他的理论，贤首继承了这样思想，很费斟酌，才有定论。最初，《教义章》用教义、理事、解行、因果、人法、分齐、境位、师弟法智、主伴依正、随其根欲示现、逆顺体用自在等十门概括全经的义理来组织十玄，就改变了智俨所说的次第，……后来，贤首建立‘法界观’，联系到十玄，又变动了它的次序，……最后，贤首对于

十玄的名称又加改动，……要将十玄归到事事无碍方面，而摆脱了理事交涉的痕迹，所以改了第二门的名称。另外，又要避免唯心说法的宽泛，而特别显出‘自性本具’来，所以最后一门的名目也改了。这可说是贤首的定论。”^⑥吕先生对思想体系的梳理比较好，但是并未对“古十玄”、“新十玄”做出明确的界分，虽言“继承”，但给读者的感觉是法藏到智俨之间在“十玄门”方面没有什么关联。由上述的图表，可以形成以下四点认识：

第一，法藏是“十玄门”思想的继承者。从《华严一乘十玄门》到《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几乎没有文字表述方面的变化，只是顺序方面的变化。但顺序的变化是十分巨大的，特别是第二门到第八门。

第二,法藏是“新十玄”思想的开创者。将《华严一乘十玄门》与《华严经探玄记》进行比较,无论在顺序方面还是文字表述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不同。这一点,正是学者通常对“古十玄”与“新十玄”的认识。

第三,首门“同时具足相应门”无论在智俨或法藏的哪篇著作中,都位于首位,都一直以其它九门“总相”的地位出现。这说明法藏“新十玄”虽然在排序、名称等多方面都有区别,但依然没有突破智俨的“十玄”体系。

第四,对于法藏自己的三篇著作来说,“十玄门”经过三次调整才从智俨《华严一乘十玄门》的“古十玄”转变为《华严经探玄记》的“新十玄”。第一次调整在从智俨《华严一乘十玄门》到法藏早期作品《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此间的变化主要在于排序,并没有意义或文字上变化;第二次调整在从《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到《华严金狮子章》,主要的变化还是在排序上,没有什么意义或文字上的变化。但与第一次调整不同,调整的幅度有所降低,并且有些《华严教义分齐章》中的排序相对位置被固定了下来,而有些继承于智俨的排序方式则得到重新排序;而第三次调整,是从《华严金狮子章》到《华严经探玄记》,《探玄记》固定了“十玄门”在《华严金狮子章》中的排序,但这时已至晚年的法藏对于《金狮子章》中“十玄门”的名目并不满足,所以就在《探玄记》中对“十玄门”的部分名目做了较大的改动,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新十玄”体系,同时也完成了“十玄门”思想的早期演变。

从上述四点认识出发并反观当今学者的“十玄门”研究,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比如方立天先生的《华严宗现象圆融论》就混淆了“古十玄”、“新十玄”的概念,他说:“为了区别二人(指智俨与法藏——笔者注)立说的某些不同,称智俨所立为‘古十玄’,法藏所立为‘新十玄’。新十玄与古十玄的主要不同是,将古十玄的‘诸藏纯杂具德门’改为‘广狭自在无碍门’,‘唯心回转善成门’改为‘主伴圆明具德门’。其次是,两者的安排次序也不一致。根据法藏较后期的著作《华严经探玄记》卷一所论,并结合《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等的论述,新十玄

的具体名目和涵义是:……。”^⑦特别是方先生说结合《华严经探玄记》和《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等来论“新十玄”,这实际上就没有把法藏的早期“古十玄”与后期“新十玄”区别清楚。法藏的地位比较特殊,究其一生,他在“十玄门”方面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进行了三次转变。所以不能将其早期作品与后期作品相提并论,更不能用其早期隶属“古十玄”的思想来佐证其后期的“新十玄”。汤一介先生的《华严“十玄门”的哲学意义》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他说:“‘十玄门’首创于智俨,而完成于法藏,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但次第与说法稍有差异。法藏立‘十玄门’以说‘法界缘起’,现据法藏之《金狮子章》‘勒十玄’加以说明,以显其哲学意义。”^⑧在这里,汤先生不仅未分别法藏“十玄”的三种形态,存在着“以点代面”的问题;更不是从“十玄”的最终形态讨论其“哲学意义”,而是选择了一个中期作品来进行研究,这也说明在“十玄”问题上,汤先生认为法藏的早、中、晚三期作品在意义上是几乎相当的。

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折射出一个当前中国哲学界对于“十玄门”研究的误区,即研究者多数认同这样一个逻辑,即《华严一乘十玄门》约等于《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又约等于《华严金狮子章》又约等于《华严经探玄记》。殊不知,这三次“约等于”之后,意义却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因为一般来说,对于文本来说,排序的变化体现了作者对文本与文本之间重要性的重新理解,而名称的变化,则表示作者对每个文本的内容意义的再诠释。“石称丈量,径而寡失;铢铢而称,至石必缪;寸寸而度,至丈必差。”^⑨看似没有什么差别的东西但经过多次的整合,其间必然使差别越来越明显。在“十玄门”的研究领域中,学者们恰恰存在这样“寸度丈差”的情况。这一点,很值得当前学术界予以必要的关注和反思。

此外,“十玄门”共列十门,“同时具足相应门”一条一直位于“十玄”之首,按照方立天先生的说法,“此门是事事无碍法界的总相,最为重要,以下九门都是此门的别义和发挥。”^⑩但总观智俨、法藏两代经师对此门的理解,还是有一些精微的差别。其实方立天先生的结论,只适应

于智俨的“古十玄”体系，并不适应于“新十玄”；法藏的“新十玄”体系中更强调“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法界缘起观，更强调十门之间的贯通，而不言“同时具足相应门”的“总相”地位。例如，智俨曾特别强调“同时具足相应门”“即具明教义理事等十门同时也”^⑩，很明显是讲其“总相地位”；而法藏在《华严经探玄记》中说“此十门同一缘起无碍圆融，随有一门即具一切”的“无碍圆融观”，就没有具体地说明第一门为“总相”。应该说，在智俨的“古十玄”体系当中，第一门“同时具足相应门”是实质性的“总相”，而在法藏“新十玄”当中，此门只是形式上的“总相”。

四、结 论

经过以上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三条结论：

第一，华严宗的“十玄门”思想并非一成不变，经过两代经师的继承、开创与发展，才形成了今天学者所看到的“十玄门”。所以在对于“十玄门”的研究中，应当对“十玄门”的细节加以分析，尽量避免“以点代面”、“以小见大”等错误的研究方法。

第二，“十玄门”萌芽于《华严经·贤首品》与《华严法界观门》，初次形成于智俨的《华严一乘十玄门》，史称“古十玄”。“古十玄”被法藏所继承，并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华严金狮子章》中得到发展；同时法藏在“古十玄”的基础上，在《华严经探玄记》中开创了“新十玄”体系，并完成“十玄门”的早期演变。就法藏自身而言，他的思想并非固定不变，其早期、中期的作品都应属于“古十玄”，而晚年作品里的“十玄门”才是“新十玄”。在法藏那里，他的“十玄门”思想存在着三次转型，其中前两次主要是顺序上的变化，第三次才是对“十玄门”进行名称和意义上的变化：首先《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中主要是继承智俨的学说，并没有什么意义上的转变，只是排序的变化；其次《华严金

狮子章》则再次对这十种法门进行排序并加以固定，依然没有意义上的太多变化；而到了《华严经探玄记》，则在坚持《华严金狮子章》中对“十玄门”的排序的基础上，法藏对这十种法门的名称和意义作了较大的变化。可以说，所谓“古十玄”，应当指智俨《华严一乘十玄门》、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法藏《华严金狮子章》里所讨论的“十玄门”；而“新十玄”则特指法藏《华严经探玄记》中的“十玄门”。总观从“古十玄”到“新十玄”的演变，法藏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他既是“古十玄”的继承者，又是“新十玄”的开创者。

第三，在“十玄门”思想内部，总相与别相之间也并不是固定的，智俨以第一门为总相，而法藏，则在“十玄门”思想趋向于从“一即一切”的角度平等看待这十个法门，并强调见其一门就能通晓其它九门的简易法门。

（责任编辑：又小易）

①方立天：《华严宗的现象圆融论》，《文史哲》1998年第5期，第70页。下引此文，仅注篇名与页码。

②业露华、董群：《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人物卷》，赖永海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页。

③陈士强：《隋唐佛教的十二大哲学命题》，《复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第19页。

④洪修平：《国学举要·佛卷》，汤一介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297页。

⑤《大方广佛华严经》卷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册。

⑥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2页。

⑦《华严宗现象圆融论》，第70页。

⑧汤一介：《华严“十玄门”的哲学意义》，《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夏之卷（总第8期），第19页。

⑨陆九渊：《陆九渊集》，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页。

⑩《华严宗现象圆融论》，第70页。

⑪智俨：《华严一乘十玄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5册。